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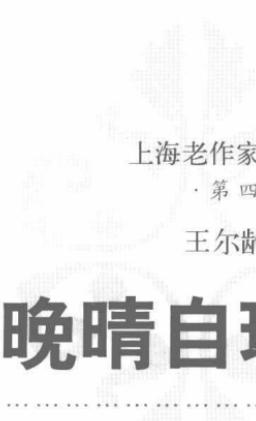
上海老作家文丛

·第四辑·



晚晴自珍

王尔龄 著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四辑 ·

王尔龄 著

晚晴自珍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晴自珍/王尔龄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3
(上海老作家文丛.第4辑)

ISBN 978-7-5321-5063-2

I . ①晚… II .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1451 号

责任编辑：于 晨

封面设计：王志伟

晚晴自珍

王尔龄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12,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63-2/I • 3986 定价：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四辑，共9种，包括郑保志的《走向光明》、施雁冰的《沧桑老公寓》、王尔龄的《晚晴自珍》、左絃的《心影絃吟》、钱中立的《乱世丽人》、郎慕中的《谍海情波》、耿可贵、李惠康的《方舟之恋》、蒋星煜的《文人风骨》、阿章的《阿章自选集》。这9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13年12月

多乎哉？不多也（代序）

王周生

我和王尔龄先生的缘分，缘于姜彬先生的一句话。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上海社科院招兵买马，成立文学研究所。冲着“文学”二字，我竭尽全力，从农场局党校调到文学所。我当时的学历是 66 届高中毕业，我能做什么呢？资料室资料员。

做资料员我很满足。经历过文化浩劫，何曾见过院图书馆藏着如此浩瀚的书籍！像老鼠掉在米屯里，又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每天上班，心里总是喜滋滋的，老想着那些好书在等我。不久我调到现代文学研究室做学术秘书。有一天开会，所长姜彬指着王尔龄先生对我说：今后，他做你老师，教你搞研究。王尔龄先生推推镜片远远望我一眼，我一阵忐忑。

我和王尔龄先生互不熟悉，他看上去那么瘦，瘦得风一吹就倒的样子，可听人说，他是个饱学之士，有文学和历史双重学历，写过许多文章又出过书。

几天后，他淡淡地对我说：那么，你就读丁玲吧，这个作家有点意思。

他说“读”，他没说“研究”。研究还轮不到我。可是老天爷啊，我还从来没读过丁玲，她的书被整整禁了 20 年，我只知道她那

个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一本书主义”，却不知道她的书里究竟写了什么。我赶紧把能找到的丁玲作品从院图书馆借来，那些上世纪30年代的旧平装，那些纸质发黄的旧报纸，让我掉进一个深深的黑洞。很快，我被莎菲女士迷得神魂颠倒。王尔龄先生呢，却将我晾在一边，也不来过问。不知过了多少时日，他终于发话了，还是那么淡淡地：你写本《丁玲年谱》。

写书？年谱？我一脸茫然。我调进文学所，为的是能读到外面读不到的好小说，没想过写书。我找来各式各样的年谱，一本本读。王尔龄先生特别推荐章培恒教授的《洪昇年谱》，这令我大开眼界。整整一年时间，我忙着搜集资料，忙着采访。王尔龄先生带我去上海藏书楼、上海图书馆、上师大。那时查资料不像现在，网上搜搜就成。查建国前资料，那时是要单位介绍信的，而且开了证明也不一定如愿。那些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阶级斗争面孔，拿着你递上去的证明，看你一眼，再看你一眼，然后告诉你，没有！尽管如此艰难，我还是收获不小。其后一年，我一张接一张地做卡片，整整做了一箱卡片。分类编排后，开始动笔。又整整两年，《丁玲年谱》初稿完成。王尔龄先生很耐心，从体例、格式、文字，到标点符号，一一帮我修改。

不想，书还没出，我甩手出国陪读去了。那时，没人知道我是否回来，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将来会在哪里。经过四年漫长的漂泊，我们一家又回来了。当我重新出现在文学所时，王尔龄先生默默地拿出一大堆书，这是那些年为我买下的几乎所有与丁玲有关的作品。接过这些书，我几乎想哭。他怎么就知道我会回来呢？要是我不回来，他这些书不是白买了吗？有了新的资料，我对书稿进行了修改补充。又过数年，《丁玲年谱》终得出版。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书。王尔龄先生领我一步步走向了文学研究。

与王尔龄先生熟了，知道他很多趣事。他热爱京、昆剧是出了名的。他不看电影，更不看电视剧，只看戏剧。他家和我婆家住得

近，我婆婆和他都是苏州人，也是个戏迷，两人相约去看戏，不管是正宗剧团还是票友演出，都像孩子过节似的，兴味盎然。而且，王尔龄先生每次看戏，必保存说明书。生活中有些事看似很小，回头一看，实属非凡。他从建国前收集说明书至今，几十年下来，足以办一个规模不小的展览！不过我没问过他：如今动辄几十元一份的说明书，他是否还买？

有一件事曾令我奇怪。王尔龄先生淡泊名利，从不与领导套近乎，可每次全所开会，他必定坐在领导身旁，且认真聆听。我们都坐在后面远远望他，而他一脸坦然。后来，我终于明白，原来，他并不是与领导亲近，而是与领导边上的那只红壳热水瓶亲近，他得频频给自己的茶杯斟水。王尔龄先生烟不离手，茶不离口，每个月能喝掉一斤茶叶。他杯子里的茶叶总占杯子一半以上。烟有害，茶有益。王尔龄先生得过几场不大不小的毛病，不知是烟害了他，还是茶救了他，反正都是有惊无险。

以王尔龄先生的学术成果：《中国现代文学史话》《郭沫若文学传论》《读鲁迅旧诗小札》等，评个正研究员绰绰有余。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常识》影响甚广。可是，几次评职称，他竟然不去申报。问他为什么，他淡然一笑：人家都比我好。那个年代，正是十年浩劫结束，终止十多年的职称评定刚恢复，有的人眼看要到退休年龄，真是心急如焚。与人争利之事，王尔龄先生决计不会去做。

一晃，王尔龄先生年近八十，眼睛有疾，照理应该含饴弄孙，坐享天伦之乐了，却依然笔耕不已。于是乎，在报刊上，尤其在《文汇报》“笔会”，我们常常读到他的文章。他的杂文随笔，虽不像鲁迅那样匕首投枪，却也是绵里藏针。如《鲁迅给故乡带来的商机》《这也国学，那也国学》《第三种文凭》……看题目就知针砭时弊。他在娓娓道来的典故中，或批判官员真文凭假读研，或批判异地做官更贪婪，或发出由衷感叹：“国学国学，多少造作假汝之名以行！”王尔龄先生以一己文弱之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样的学

识风骨，傲然人品，实不可多得。

近日，得王尔龄先生《守拙品真》集，借用冯玉祥先生“守拙守愚”一词，他自谦地说，以“守拙”而“品真”者，“无非自期而已，不敢说已经品而得之”。捧此书，忽想起当年文学所有人开的玩笑，说鲁迅笔下的人物，“赵老太爷”“假洋鬼子”“阿Q”“杨二嫂”，当然还有“孔乙己”，都能在我们所一一找到对应人物。“孔乙己”是谁呢，当然是王尔龄了。我曾悄悄找出鲁迅那篇文章细细品读，什么呀，孔乙己身材高大，王尔龄身材瘦长；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王尔龄满口苏州俗语，真是一点点也不像！可是过了这几十年，我回头细想，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孔乙己身上那种文人的悲剧色彩，难道王尔龄身上没有？恐怕，大家身上都有的吧。

然而，像王尔龄先生这样“守拙”“品真”的文人，如今还剩下多少？借用孔乙己那句人人皆知的话：多乎哉？不多也。

可是，相反，一百年前的丁举人、掌柜、伙计、看客，他们的残酷、冷漠、麻木，如今却多得很呢。这不也很悲哀的吗？

(2009年10月24日《文汇报》)

目 录

多乎哉？不多也（代序）	王周生	(1)
第一辑 文海蠡测		(1)
老上海的文人生活		(3)
郭沫若日本事迹考		(5)
夜读丛札		(14)
鲁迅书简十四封叙录		(27)
鲁迅书版从话		(34)
今昔同异话鲁迅		(48)
鲁迅在南京		(50)
[附录一] 也谈鲁迅的名和字		(61)
[附录二] 关于俞明震		(62)
茅盾少年《文课》上所见的批语		(63)
第二辑 往事述闻		(71)
鲁迅墓迁移盛典亲历记		(73)

贺绿汀的鲁迅缘	(74)
感念茅公一纸书	(77)
[附录] 《故乡杂记》的杂记	(81)
识荆五十年前	(84)
夏衍与姚苏凤的一段往事	(87)
几乎湮没的一段史实	(92)
贺新怀旧	(93)
缘悭一面忆牧惠	(94)
一个甲子前的辛卯之忆	(97)
与郑逸梅先生的一段文缘	(99)
 第三辑 品书赏艺	(101)
 散文的“散”，小说的“说”，杂文的“杂”	(103)
无题有感	(114)
《论照相之类》所存史影	(116)
关于《孔乙己》	(119)
读《药》谈屑	(123)
笔记二则	(126)
《女神》之后还有“女神”	(130)
柳亚子诗赠张学良	(142)
鲁迅两引一联诗	(145)
鲁迅绝句《赠日本歌人》新解	(147)
徐懋庸的杂文	(151)
[附录] 杂文家徐懋庸的小说	(166)
看戏随笔	(170)
听书琐记	(183)
通俗·随俗·媚俗	(195)

评弹的“细”	(198)
叙述体与代言体	(199)
“头脑”漫话	(203)
断而不断，不断而断	(205)
第四辑 谈天说地	(213)
“跑官要官”古今谈	(215)
做戏的同异	(216)
“面子工程”的变与不变	(218)
易岁感时漫笔	(219)
立此存照	(221)
“做诗亲娘”两句诗	(222)
“枪手”与“敲门砖”	(224)
相面	(226)
“浅思”也罢	(228)
宠猫宠犬之类	(230)
狗的异化	(231)
“苦日子”种种	(233)
旧事重提学子迎官	(234)
有点像喜剧小品	(235)
从城墙说到“城墙”	(236)
古城仿古	(238)
因假话真	(240)
诗词两句“直寻”	(241)
贾谊故居新话题	(243)
莫患“流行病”	(244)
何必“趋同”	(246)

“经典”典外谈	(248)
文化的泛化	(249)
人之患	(251)
三愿	(253)
文史题的“标准答案”	(254)
名实离合之辨	(256)
话说“寻梦园”	(258)
天下有人不识君	(260)
可笑与可悲	(261)
奇思幻想“杨妃粉”	(263)
没趣的趣话	(264)
旧语新说	(266)
昔日新闻成掌故	(268)
垂虹桥三题	(269)
早春时节忆梅园	(272)
市声市唱	(273)
跋	(276)

第一辑

文 海 蟲 测

老上海的文人生活

上海辞书出版社已出版《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两辑21种,我最感兴趣的题目是叶中强的《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不仅因为著者与我曾有多年同事之谊,而且书中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述史阅世纵横笔墨为我所欲奋而未能如愿,如今得读这部百年上海的文人社会生活论著,其快何如。

此书所定的百年时限,几乎与上海租界史相始终。鲁迅晚年也曾计划创作百年历史背景上五代知识分子艺术形象的长篇小说而终于未果,尽管地域上不以上海为限,文体上更非纪实研究之属,但想必亦与上海租界关涉——我这样说决不是以为两者可以相提并论,只是感到此书的撰写有其值得关注的意义。

上海开埠后被动辟地出现的租界区,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存在。或久或暂地生活在上海的文人,在各个阶段内有着共同的社会环境,有着由这种社会环境决定的生存形态;尽管生活来源有某些类似之处,但生活状况颇不相同;在历史进程中,在业界差别中尤其迥然有异。百年上海的第一代文人(书中始自王韬)是被科举轨道抛出或因科举已废遂别寻生路的才识之士。他们赖以过活的致还是传统的“润笔”、“润格”,其后由“免费刊登”到“出价购稿”逐渐形成近代稿酬制度,更后则以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

征书稿为起始实行版税约定,大致是在书价中抽二成(即 20%) 为版税,著作人、译书人有了版权,书籍的版税制度得以确立。“正是在上海为中心的国内出版业界的一系列市场实践,及相关人士的呼吁、推动下……确立了‘著作者’在文化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及相关权利”,与有力者是严复、张元济,这在书中作了详细钩稽。十中抽二,并非尽皆如此,“无名文人或刚露头角的作者”往往只能低酬售稿,书稿便卖绝版权,即使约定版税,低至十中抽一者何尝少有。书中对不同版税率虽有所叙明,但未涉及鲁迅著译实际获得的版税率,我曾闻之于当年任北新书局编辑的杨晋豪前辈,他说鲁迅在北新所出之书俱抽取 25% 版税,这至少在北新是独一无二的。这是逸闻,至今未见于文字记载,因而补述如上。还需补充的,是民国时期盗版书甚多(叶著已载明),不仅此也,还有盗印本,亦即出版者向著译人少报印数,虽鲁迅亦受此害,他的后辈文人自更不免。

百年上海的文人,生活来源非此一途,该书辟有《职业空间与文人多栖》专章,为别有职业的文人各不相同的固定收入作一番考察,以见互有同异的生活状态;又有《“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思考》专章,为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有不同释义”作分类描述;《胡适、鲁迅的沪居生活及经济来源》专章则将胡适两度在沪和鲁迅十年居沪的生活状况特意放在同一平面上论述,大概是要比较高收入代表性文人经济来源的两种类型,前者薪给与著作所得俱丰,后者主要靠版税(占总收入的 68.08%),成为自由职业者。书中根据《鲁迅日记》制作了《鲁迅居沪时期收入的分类统计表》,还附录了《鲁迅居沪时期的经济来源与收入明细表》,后者详列每笔收入,并为每一年计算出“月均收入”,月入最少者为 259.79 元,最多者为 1 231.98 元,一般在四百余元至八百余元之间。在当时诚然处于高收入群体之中,但并不如前些年所传那样说鲁迅如何富有,中强的这项工作还鲁迅以一个实在,大可

称道。鲁迅要供给北京、上海两处开支，他要著译必须买大量书册，又对贫困作家有所资助，支出之多是普通家庭所不能比拟的。他曾有言：我并不穷，但也不能说有钱。曾在信里向韦素园说：“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明细表”就足以成为此语的确切注解。

该书广征博引的史料，俱皆一一注明出处，许多原始资料是很难寻求的，可见所费工力之多，即便有转引时彦著述的亦必写明，与目下有的论著仅笼统开列“参考文献”而不为每一引语作注相比，何者便于复按，从而让人作出可信与否的判别，就不言而喻了。因租界带来的城市空间变化波及文人交往、聚会、结社之类的衍变，书中颇多铺叙申论，则可见著者视野之开阔、读书之宽泛。我估计这项研究是先有阶段性成果最后集为一书的，而引言与尾声落笔在各章之后，为顾及“论从史出”，引言用语有重复正文之处；欲以论说笼罩全书，可读性就不如正文，不免令人有生涩之感。

(2011年7月9日《文汇报》)

郭沫若日本事迹考

郭沫若留下的自传著作以及别的文章里叙及的自传性文字，就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而言，在现代作家中堪称独步。但他的自传和忆述，既非成于同一时期，又未顺着生活经历逐一写出，不免会产生一些弊病，除了系统性受到影响外，传述内容也因此发生某些错杂现象。这方面，他自有补救的办法：使用此详彼略，互相参见的笔墨。太史公早已行之有效，自幼熟读《史记》的郭沫若只是采用了前人撰史良法而已。但他动笔之时，常常缺少原始资料，主